

学”中的“城市”与其说是与“乡土”相对应，还不如说是与传统的“城市”相对应。这就是说，“城市文学”只要想真实地反映现实，就必然面对两种不同的“城市”。

应该看到，现实中两种“城市”的对待是极其复杂、生动的，它决不是一个“城市”对另一个“城市”的清除，决不像拆除老胡同、石库门，再建摩天高楼那么爽快、简单，而是两者的互相绞合，这里更深入展示的是人们精神上的演变，从守望、焦虑、渴求、祈盼、愤怒、哀怨、孤独、彷徨、犹疑、忐忑、颓唐、困顿、沉沦到振奋、拼搏……它们构成了今日城市真实的“精神形态”。“城市文学”毫无疑问就是要全面地展现这种绞合着的城市状态，因为它承载了两种制度的兴替，折射出中国现代转型的曲折历程。而今天的一些城市作品之所以还不令人满意，根本的原因就是缺乏深入挖掘和展现这种真实生活的绞合性。

参考文献：

[1] 谈本土城市文学的视角方向.三秦都市报，2011.3.2.

新世纪城市文学的缺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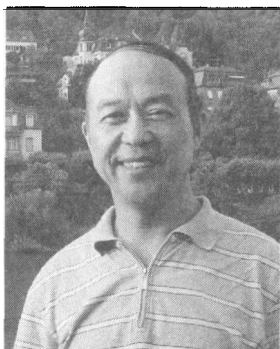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以上海文学为例

□杨剑龙，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、教授、博士生导师

在新世纪上海的文学创作中，以城市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创作呈现出繁荣的景象，成为新世纪上海小说创作值得关注的现象。

在新世纪上海作家的长篇小说创作中，以城市生活为描写对象的创作呈现出不同的风采：1940到1950年代出生的作家以其丰富与坎坷的人生经历，在构思与创作时往往大多具有深邃的历史意识，在追求小说史诗般的结构中，表达对于历史、社会、人生深入的思考。1960到1970年代出生的作家大多具有世界哲学与文学思潮的理论素养，在构思与创作时往往具有深刻的哲理意识，在追求小说现代意识、先锋色彩中，揭示社会变迁中人性的丰富与深刻。1980年代出生的作家以其青春的热情与执著，在构思与创作时往往大多具有鲜明的自我意识，在追求小说靠拢自我生活、表达人生感悟中，抒写成长过程中的思索与体悟。不同的年龄层次、生活积累、文化背景，大致构成了他们创作的不同追求与风格，形成了新世纪上海城市小说创作的丰富多彩的局面。

新世纪上海城市文学创作的兴盛，突出表现在长篇小说创作上。新世纪上海城市书写的成就大致表现在如下几方面：



第一，在对于城市历史与现实的书写中，展现出上海城市发展与变迁的历史。新世纪城市文学书写的历程中，作家们延续着由茅盾的《子夜》、周而复的《上海的早晨》开拓的史诗性书写传统，展现出上海城市发展与变迁的历史：王小鹰的《长街行》在力图写出“一个女人和一条小街共同成长的故事”时，展现出上海20世纪50年代至世纪末中国社会从动荡到开放半个世纪的历史。朱晓琳的《上海银楼》以丰祥和银楼几十年间的沉浮起落，写出了上海从抗战至改革开放后动荡与变迁的历史。有的注重对于“文革”历史的回眸（王安忆《启蒙时代》、彭瑞高《男人呼吸》、胡廷楣《生逢一九六六》），有的注重对于改革开放后岁月的叙写（殷慧芬《和陌生人跳舞》、张生《十年灯》、葛红兵《财道》）。新世纪的长篇小说创作以其生活的丰富与厚实，呈现出上海城市发展与变迁的历史，使诸多作品具有鲜明的史诗色彩。

第二，在对于城市人生活与心态叙写中，展现出城市人精神状态与心理性格。在新世纪城市文学的书写中，努力写出城市人的精神状态与心理性格，成为作家们的一种追求。有的努力揭示知识分子的心理性格：朱晓琳的《大学之林》以九州大学外语学院出现的种种现象，在揭示大学之林中的种种问题时，刻画知识分子的心理性格。王宏图的《风华正茂》以大学法语系的教授们为描写对象，呈现出学院知识分子真实的生存状态。有的执意描写城市女性的心理性格：如王周生的《性别：女》、潘向黎的《穿心莲》、任晓雯的《她们》。有的刻意叙写青年人成长时期的心理心态：如韩寒的《一座城池》、周嘉宁的《夏天在倒塌》。

第三，在对于城市人的追求奋斗描述中，揭示出城市生活种种的矛盾与病态。繁华都市是人们向往之地，人们先后涌进都市，人们在都市里拼搏奋斗，寻觅人生的价值与幸福。新世纪上海城市书写的长篇小说在描写城市人的追求奋斗中，揭示出城市生活的种种的矛盾与病态：张旻的《邓局长》在婚外情故事的叙写中，在官场、商场与情场背景中，在以幼儿园教师与建设局局长的暧昧情感演绎中，烘托出了权势与物欲结合中的道德沦丧的思考。王周生的《生死遗忘》通过一个离婚20年后寻觅旧情的悲剧故事，将老龄社会的诸多问题形象化地提了出来：老年人的情感危机、老年人的看护、老年人的就医、老年人的养老等等。

新世纪上海城市书写的长篇小说创作取得了重要的成就，比较全面地书写上海城市发展与变迁的历史，展现出城市人精神状态与心理性格，揭示出城市生活种种的矛盾与病态，成为都市社会与都市生活的真切写照。

新世纪上海城市书写的长篇小说有着重要的成就，但也存在着一些值得注意的缺憾，这些缺憾制约着上海城市小说创作的声誉与影响。这主要呈现在如下几个方面：

首先,关注物欲社会的欲望书写,缺乏对于精神世界崇高境界的关注。在社会加快了市场化商品化的步伐后,在大众文化日益兴盛的语境中,有些作家完全是为商业而写作,在构思阶段就考虑怎么才能夺人眼球招徕读者,身体写作、欲望书写成为赢得市场吸引读者的策略,在将文学创作与商品市场过于亲昵的联系中,欲望书写成为一些作家创作关注的热点,在千奇百怪花样翻新的欲望与性描写中,却往往缺乏对于精神世界崇高境界的关注,关心挑逗交媾等动物性的一面,而忽略欲望的节制、人情的表达等人性的一面,在淋漓尽致津津乐道的欲望书写中,呈现出作品复杂背后的单调、奢华之下的粗糙,如叶辛的《华都》、林青的《湿润的上海》、唐墨的《百分之二》。

其次,关注都市世界的自我追求,缺乏对于个人责任和社会责任的承担。在西方个体主义思想影响下,自我的追求和个人权益得到重视,但是“个体主义作为文化价值被确立起来,有其特殊的历史价值;当然,它同时也具有其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”。新世纪以来,在社会日益物欲化背景中,讲究个人权益、追求个人享受成为一种倾向,在将自我的追求无限放大中忽略了社会的责任、远大的理想。走出校园青春写作的“80后”作家,虽然在努力转型,甚至提出告别“80后”,他们将视角转向在社会奋斗打拼的年轻一代的生活,但他们的创作在整体上仍然呈现出关注自我忽视责任的倾向。如韩寒的《一座城池》、周嘉宁的《夏天在倒塌》、一草的《毕业了,我们一无所有》。

最后,注重以写实主义手法叙事,缺乏对于文学形式的创新探索实验。1980年代是文学实验与探索的时代,在西方文学思潮的影响中作家们纷纷追求文学形式、艺术技巧的探索。至1990年代,在社会世俗化语境中,在市场化的追求中,文学创作回归写实成为一种趋向,先锋作家们先后放弃先锋走入世俗,精英文化避开启蒙走入民间,文学创作在写实潮流的涌动中,整体上越来越大众化、通俗化。读图时代影视、动漫、DVD等成为小说赢得读者的强大竞争对手,小说创作在趋于影视化过程中,诸多作家缺少了文学形式探索与实验的激情,有些作家甚至没有了文学创作的激情。

在上海城市小说的创作中,虽然王安忆、张生、王宏图、夏商、苏德等仍然努力在艺术形式与叙事技巧方面进行探索,但是新世纪上海城市长篇小说创作,整体上仍然缺乏对于文学形式的创新探索实验。在新文学发展的历史上,上海历来是文学创新的重镇。新世纪以来城市书写的长篇小说大体上以现实主义手法为主,在结构形式、叙事技巧等方面整体上缺乏探索创新的趋向,形成了新世纪长篇小说创作的不足与缺憾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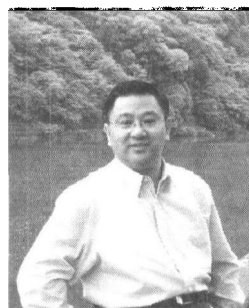
上海城市文学作品,由于存在着过度欲望书写、过度自我追求和忽视创新探索等不足,形成了文学创作在整体

上缺乏厚重之作、精品力作。在上海城市书写的长篇小说创作中,虽然我们并不完全反对作家关注市场关注读者,但是文学创作仍然需要有精神世界崇高境界的关注,在肯定人的正常的欲望追求与满足中,应该有人性的高度和人道的追求,不能将文学创作简单化地等同于欲望的宣泄与展览;虽然我们并不完全反对对于自我价值和个人权益的尊重,但是也应该强调个人在家庭与社会中的责任,也应该在不妨碍他人的权益基础上寻求个人的权益;虽然现实主义仍然是文学创作的主流,但是我们应该努力进行文学形式的创新、技巧的探索,在继承与借鉴中外文学传统中,不断追求文学形式和艺术技巧方面的探索。在大众文化与文学市场化的背景中,在文学不断平面化、通俗化的语境中,仍然应该追求文学的深度与典雅,创作出更多内涵厚重形式新颖的经典之作。

城市文学应植根城市的历史文化底蕴

——以北京文学为例

□刘勇,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,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



城市文学的发展离不开城市自身的变迁和发展。纵观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,城市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元素,与新文学的发生、发展有着相当密切的关联。就北京而言,无论北京文学呈现出怎样丰富的特征,它都无法离开北京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及其鲜明的城市文化风格。在我看来,城市文学及其研究有两个重要的立足点:一是城市文学与城市历史文化的关系;二是城市文学与城市的文化品位及其特征的关系。下面我谈谈对这两个立足点的认识:

一、城市文学与城市历史文化的关系。无论城市文学呈现出怎样新的发展态势,它之所以还能构成一个城市的标识,就在于其自身体现出的独特的历史文化。因为最能体现城市文学的内涵的就是它的历史文化底蕴。以20世纪北京文学为例,北京文学与北京城市的关系史经历了五个重要的关节点,这五个关节点不仅是20世纪中国文学进程的推动力,而且清晰地表现出了这一文学进程中“北京”所具有的主要内涵与多元面貌。

关节点之一,19世纪末。19世纪末,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,西方思想文化加速进入中国,北京这座古都开始向现代迈进,北京文化界也开始呈现出一些新面貌。1901年,《京话报》开始出版发行,这是北京最早的白话报刊,也是近代北京第一份销量逾万的报纸,对后来的白话文运动不可谓没有影响。而这一时期的北京文坛,最受人瞩目的当属林纾和严复的翻译作品。林纾翻译西洋小